

尤真克著

飽羅遜之罪惡

朱敏譯

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再版

鮑羅庭之罪惡（全一冊）

每冊定價大洋二角

原著者 俄國 Eugene Pick

譯者 朱 敏

印刷兼 廣州平社
發行者

各大書坊均有代售

序

此篇作於本年五月間著者脫險以後。著者本爲武漢共產黨操縱之政府所信任之顧問之一。在一九一七俄國革命時，著者尙在幼年，但已爲哥薩克軍中之一連長。其後遂入赤軍，旋被派至中國，在哈爾濱，北京，漢口，各地服務。到漢後，因不滿於其領袖之所爲，屢與公然抗爭；終乃被目爲反革命，設計陷害，幸而得脫，然已遍體重傷矣。

原作係俄文。譯時除略更其次第外，其中之事實，數目，人名（除華人姓名拼法須爲更改），日期，以及引用語，絕未更動。且其中所述，曾經向有力方面印證，皆認爲確實，可知茲篇乃忠實可信之紀載也。

篇中最值得吾人注意者，厥有數事：（一）俄國共產黨赤色恐怖之政策與組織，完全經過鮑羅庭而施之於中國，而所謂「加必烏」及○○○者，在中國共產黨組織中蓋模倣盡致焉，所異者則其權乃完全操之俄人耳；（二）俄共產黨以第三國際爲新式的併吞弱小民族之帝國主義

機關，而中國共產黨不過爲其工具之一，除中國共產黨外，甚至軍閥如張作霖輩亦爲其所顛倒操縱之工具，此爲蘇俄製造中國內亂與英日帝國主義所取對華政策相同之鐵證，在本篇中大可供吾人之玩味；（二）自國民黨清黨後，一般人以爲鮑羅庭已去，蘇俄在中國之陰謀卽已失敗，中國共產黨亦卽失敗，於是在甯則有甯漢合作之說，在漢則有悔過遷都南京之聲，然而吾人從此篇所述者觀察之，則蘇俄陰謀之進行如故，第三國際傾覆南京政府之計畫如故，共產黨四巨頭之暗中分道進行如故，各省在清黨期內所有之共產黨重要機關之工作亦如故。狙公之狙，朝三而暮四，不有爲狙者之愚，安容爲狙公者施其狡獪，然而中國之禍亂深矣。

一九二七年九月譯者并序於上海。

鮑羅庭之罪惡

(一)

予今茲作此篇，未依時日次第敘述在武漢之見聞，惟擇其重要者，先以布之公衆，蓋重在紀事，而非弄文墨也。因此予與加倫將軍所參加之兩次會議，討論暗殺蔣介石之計畫者，茲先行敘述；蓋華人西人，必皆願知其詳，南京政府，必更願聞之也。

閱者須知在漢口之秘密集會中，一般自命爲當局而爲外人所熟知之中國領袖，往往不得參與，惟鮑羅庭輩所認爲純正之共產黨乃得與聞。在漢口跑馬廠附近，有華美之洋房一所，本楊森所建而爲武漢政府所沒收者，本年四月十日十一日予所參加之兩度會議，即在此舉行。此兩會係因蔣介石背叛武漢而舉行，終乃研究如何可以暗殺蔣氏及其部下與同僚。

中國共產黨員李立三(Li Ti-san)及程武伯(Cheng Wo-po)，時正自南京來。該二人

秘密在甯調查蔣之行動及計畫。據其報告，謂鮑如不去，蔣決不與武漢妥協，且正準備自衛方法。程某並云蔣氏日得羣衆信仰；胡漢民之出山，尤足鞏固蔣之地位；外人意見亦漸向蔣而棄武漢。李某謂以現狀觀察，軍長師長中必有若干將聽蔣之指揮。

予知此事特詳，蓋因予斯時正代沃洛新 (Voloshin) 爲鮑羅庭之秘書，並任守衛及派糾察隊之責。予並須隨時伴加倫同行。故渠赴楊宅，予乃與同往。兩華人之報告，鮑氏對之深爲不安，因召集此會，計議應付之策。與會者，有司法部長徐謙，俄國密探武漢顧問皮托夫 (Petroff)，軍事總顧問加倫 (又名布魯赫 Blucher)，卓治亞籍任華文翻譯之杜格利 (Djougelli)，自南京來之程李二人，工黨首領李立三，陳某，此外之人予不復記憶。此會之性質，極爲秘密；即陳友仁鄧演達唐生智等，皆不令與聞；他人有詢及者，則託辭係一宴會。

第一次開會時，首先報告福廷斯基 (Voitinsky) 自滬來電，係請鮑匯款至遠東銀行，以便收買報館。鮑氏因謂民國日報等，本期望其能幫忙，不料現均附和反共，「彼等似屬」致

行動，羣向吾人攻擊，竟忘英人日人之在其旁矣。」

鮑氏繼謂因攻滬時收買兵工廠之軍隊及供給工會，遠東銀行之特別欸業已用罄，乃請徐謙與陳友仁及宋子文接洽，從速在滬籌欸。十日之會，大致如此。但對於蔣之行動，亦爲普通的討論。

次日予聞有奧籍猶太人澤欽斯 (Tatkins) 者，係國際著名之暗殺專家及盜竊能手，亦將與會。是晚皮托夫曾設法阻予到會，但予卒與加倫同來，因加倫不欲予離之也。予對此會之印象極深，故其經過，今猶歷歷在目。鮑羅庭於十時乘其自己之車到會。開會後，皮托夫即起言，謂鞏固革命勢力，非取極端手段不可；蔣介石及其黨羽，必須剷除；渠與陳麻子可以完全担任此事。當時會中，於此議未能通過，唯主張將背叛者送交法庭而已。

皮氏極力反對交法庭之說，蓋如此適爲蔣氏所願。旋即取出一人名單，其上有蔣介石等之名，並富豪若干人，主張由會中付以全權，處置此輩，無須經過審判。是時徐謙提出異議。但鮑羅庭置之不理。鮑旋於單上簽字，加蓋黨印，並令徐謙亦簽字於其上。

此事既畢，乃討論孫夫人問題。伊欲赴上海，會衆反對：謂伊如去，恐中途爲蔣劫去，蔣即可用以號召；且漢口工會知伊離去，亦必大爲失望；乃決議不准伊赴滬，託言武漢尙須借重，故不能允許。

是時有人問鮑對此輩反革命之意見。鮑氏並不起立，卽於座上言曰：「蔣氏之須剷除，業經提議通過，担任此事者，亦已有人矣。」徐謙因問如何辦法。鮑答皮托夫可負全責；皮且知有可靠之中國共產黨員，甘願犧牲性命以爲之。李立三乃言，犧牲性命，殊屬不必；渠知有混入蔣氏司令部之方法，可將其毒殺，並能請醫生證明其係因心臟病而死。

是時加倫忽起立攔言。加倫自到會後，並未發言，此時遽以手拍案，向鮑羅庭曰：「我固知皮托夫爲一忠實同志，素來努力革命，但我欲問渠所提議之行動，果曾得中國中央委員會之許可乎，抑曾得墨斯哥中央委員會之許可乎。且我欲問現今仍在蔣部下之七名軍事顧問，亦將處之死地乎。如果皮托夫同志欲進行其計畫，何不差遣其在漢無事可做之部衆乎。總之我反對此計畫，想在座同志必與我表同情也。我今請杜格利同志譯我言爲華文。」

加倫言甫畢，皮托夫即匆匆起立，聲言別有要事，即與澤欽斯離席去。及加倫語譯畢，會衆果主張從緩表決皮氏之提議，當另籌剷除蔣介石之法。於是散會。予與加倫及杜格利同車而回，彼兩人熱烈討論此事，幾不復顧予之在其旁。彼等痛斥鮑氏及皮氏之所爲，謂蘇俄在華之失敗皆鮑等之過；中國將領之有益於共產計畫者，皆因鮑等之故致互相爭執，使革命無法進行。

據予所知，此後關於暗殺蔣氏之計，不復提起。但收買報館之事則頗有結果。當予四月底在滬時，福廷斯基通知李立三，謂收買報紙及雜誌之款已籌妥。福氏自言此舉破費甚鉅。但彼等論調則確已變爲排外而非反共矣。

(二)

四月十三日晨，鮑羅庭忽邀予往，命予赴滬任特別職務。渠授予五百金元支票一，命予準備該晚十一時往特備之小輪。予之初步責務，係保護總工會會長李立三赴滬，到滬後則另

有他務。鮑又告予，同行者尙有他人。旋予探聞特備之船即設備甚周之財政部小輪，有時歸鮑氏或陳友仁使用者。予雖鮑將行，則見有竹筐六具自印刷處搬出，命予攜往輪上。予如囑攜之登輪。船停處適在俄領署之前。船員示予以艙間，見其內有六鋪。船員並謂予不可遲到，但亦不可於十點之前上船，以免被多數西人窺見。

予遵令於十時攜行李登船。及至，則見有箱十四件，自蘇俄領署搬來，因知同行之人數必不在少也。予乃入領署，意欲查知同行者究爲何許人，並告以船於十一時即開。及入領署，見李立三，福廷斯基，達斯萬達 (Daswanda)，及韓某(恐係高麗人)，正在開會。彼等皆與予同行者。及重登船，則見古新將軍 (Gouschin) 及其副官福祿亞 ("Volodja")；第三國際會員普魯新甯 (Proussianin)，(又名亞諾爾 Arnold 或亞則 Arthur)；福廷斯基 (Voilinsky) (又名格利高里 Gregory)，亦係第三國際人員；李立三；中國共產黨書記陳麻子；著作印度宣傳品之達斯萬達；高麗人韓某；史典教授 (Stein) 及其夫人幼子；鮑氏之翻譯羅某，其人係國民黨左派前曾肄業墨斯哥之斯臥多夫學校者 (Sverdloff Institute)；此外則予自身

焉。

船行後彼此詢問，予乃獲知各重要人物之任命。李立三及福廷斯基係往上海重整工人運動。彼等言白崇禧之手腕甚是妨害工人運動之進行，但彼等希望急速到滬，庶可指揮總罷工。古新將軍係往聯絡白俄份子，吸收可以赤化之舊軍官。普魯新甯及達斯萬達係往運動印度人（軍人非軍人皆在內），分佈宣傳品，並組織在滬之印度共產黨，以便繼續工作。

至予之工作，則先將李立三件送至滬，然後往俄領署取欸，再研究方法與鮑羅廷夫人通信，並賄買釋放。予之任此，係加倫及皮托夫保薦，蓋信予有接洽此事之胆量也。史典教授乃財政專家，此去係往見宋子文，囑其將海關附稅及由商家所得之欸，速行全數匯漢。

予既詢知各節，乃回艙間，發見床褥下有宣傳文字一箱，華文英文日文印度文皆有。尚有一種文字，大約爲高麗文。予乃問普魯新甯此項文件何來，渠言此即鮑宅搬來筐中之物，因筐太觸目，故將文件移出分藏。繼又詢知此項宣傳品一部分係備在外兵中散布者。但其大部分，則皆係最近所作，鼓吹排外，並斥蔣介石爲媚英賣國。

吾輩於十三晚十一時自漢啓行，於十五晨即抵南京，遙見國民黨旗在空中飛揚，乃就浦口附近停輪。古新用其遠鏡窺探，突見岸上有五色旗，全船爲之大驚；知兩岸皆係敵人，如圖通過，危險異常；倘在夜中，猶可冒險爲之；今則無論陷於北軍抑或蔣氏之手，皆必無幸也。

古新及福廷斯基大罵軍事密探之無用，竟不報告此項危險。但此時忖度吾船已爲岸上發覺，無法通過，但又不能折回，於是乃決計冒險求蔣部俄顧問之助，請蔣爲備專車赴滬。

古之副官乃登岸往總司令部，不久即與蔣之總顧問羅蘭（Rolland）同來。羅蘭一見吾人，大爲驚異，乃言如福廷斯基，「亞諾爾」，及史典，爲蔣所見，必被捕無疑；陳麻子及李立三，必且喪命。但予輩既決冒險乘車。乃由予及古新代表登岸接洽，因予等兩人皆係軍人，嫌疑最小故也。

到總部後，七位俄顧問邀吾人共餐，並自述處境之困難，因加倫既不再助蔣，且電令彼等辭職，故彼等均受監視，不許離去。是時予等之來已報告於蔣，使者回稱蔣即來總部會見

。予等餐事未終，蔣忽突然入室，吾等乃行軍禮，並與握手。蔣言知吾輩爲軍人，故極願相見。蔣對古新頗有所知，因古曾在馮玉祥之司令部中任事。既而蔣告吾人，謂渠忙甚，請吾人少待兩三日。

諸顧問等知待兩三日之不妥，乃與軍官郭（Cook）某，及其翻譯羅多夫（Lotoft）相商，於次晨列車上加掛專車一輛，如此則吾等之宣傳員不致發覺。吾人留羅蘭處直至日落後，乃買竹籃回船，裝載各項宣傳品，收拾竟夕。吾人攜有槍十二支。機關槍一支，原爲防衛之用，此時則均須設法掩蓋。天明時羅蘭遣其汽車來，於是李立三韓某及達斯萬達即乘之赴站，其餘則乘人力車及馬車前往。

此時天氣雖早，然已大招中國人之注意，因七位顧問皆來送行。有此多數之外國人，乃招引大批羣衆跟隨觀看。時某軍官之夫人亦乘吾人之車同行。及見羣衆聚集，同行之中國人乃將窗簾放下，並將包房閉鎖。吾人已準備，如被查問，即云彼等係屬翻譯。但中國官方並未致疑，故無人查問。及車開行，吾等不禁大笑。蔣介石如發覺爲其敵人預備專車赴滬，恐

不免手刃其參謀長以洩忿矣。

次晨(四月十七)抵上海北站，李立三韓某及達斯萬達即混入衆人中出站，而將行李交付吾人。吾等初疑將受檢查，而站上華軍官見吾人自南京來，且佩帶國民黨徽幟，遂即放行。福廷斯基主張先到一中國旅店，然後宣傳品秘密運入租界。予請其注意鐵絲網，渠言近兩月中曾三次攜帶槍械及文件出入，未嘗被搜。及到旅店，則無空房，乃將行李暫存庫房中。至八時，予與福廷斯基乃乘車入租界。此次因係試行，故一切有關係之文件概未攜帶，於是安抵包加登(Baumgarten)公廨。

福氏乃命予回，傳語「亞諾爾」及史典，攜文件三籃至包加登，其餘文件，則由史典夫人攜其子帶往塔拉所夫(Tarasoff)公廨。予告史典，英國人素號「紳士」，必不搜及婦女也。於是二百四十磅之印刷品，乃安全運入租界。旋討論處置之法，決定如一時不便分佈，則俟蘇俄領署門前衛兵撤除，即搬入領署存放。

當到滬之日，惟古新及其副官與羅翻譯未入租界。古氏令予與白崇禧之顧問康彌(Kong-

my)及顧問顏諾夫斯基(Yanovsky)沃古列夫(Voukuleff)接洽，因古氏皆欲見之也。予遇康彌於塔拉斯夫公廨中，渠適亦居該處，持有芬蘭護照，冒爲芬人。予曾見康彌於紅軍中，彼時渠係一師長，且在前線。及說明來意，渠遂立偕予往見古新。途中語予，渠之工作甚易，且已得白崇禧之敬服。但謂古氏似不可往見白將軍。渠又言每日出入租界，英兵輒問以往華界何事，渠即答以有商業接洽。但一入華界，中國兵警即立正行禮，不啻證明其言之不實焉。言時引以爲笑。

古新及康彌之談話甚短，而於此簡短之談話，已可窺知其見解之不同。蓋一因康氏共產色彩極濃，而古氏仍不脫往昔軍官氣味。二則康彌所陳述又極使人失望，緣康氏謂在滬市殊無事可做，白俄人多半不易說服，更不易在其中有所組織也。旋康氏辭去，予亦偕行，翻譯羅某亦同行，惟古氏未來。及到塔拉斯夫公廨，則見彼等正在開會。

時在場有李立三，陳麻子，普魯新甯(即「亞諾爾」)，達斯萬達，韓某，福廷斯基，領署之馬拉梅(Malamed)，及領署華翻譯某。此外到者有沃魯柯夫(Voulukoff)，係領署武隨

員，又在吳淞任顧問；顏諾夫斯基；又一人係吳淞無線電台司機。馬拉梅先詢吾之使命，乃告予問總領事林德(Linde)言，沃顏等三人現在已用無線電經由北方某機關與鮑夫人通消息；且云行賄殊屬不必，蓋鮑夫人自信終必釋放也。於是勸吾往見林德，取得旅費，即回漢口。是日之會，殊無結果，僅泛論南京壓迫共黨而已。予離會即逕謁林德。林德留予五日，予即回漢。關於此五日內之活動，予另於他處述之。至予等此番來滬之事，達斯萬達皆可證明之，達氏今方在被緝中也。

(二)

中國共產黨之名稱，一般人已聞之熟矣。在不知者，以爲此中必有重要華人，主持一切，並直接參與墨斯哥中央委員會之機密，且指揮在華之行動矣。而孰知在墨斯哥之目光中，此種名義上之中國黨魁，仍是未成熟之學子；於是實際操指揮之權者乃爲鮑羅庭之流，及其各種專門助手。彼等至對於華人，則僅偶與商榷而已。

在中國及亞比利亞東部，有老資格之共產黨員五人，分主各區事務。此五人者，皆有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秘書之銜名：即東部西比利亞秘書顧比亞克（Koubiak）；滿洲區秘書夫拉地莫若夫（Vladimiroff）；中東鐵路區秘書賴舍維夫（Lashевич），賴同時任該路局長，南華區秘書沃林（Volin），及主管在華共產黨事務之秘書鮑羅廷。鮑氏之行動，初不限於何區。即就本篇所述，已可見其措置一切之自由，除墨斯哥外，更無能限止之者矣。

鮑羅廷行使如此之專制大權，其理由絕未向華人宣布；殆以鮑等皆具有從事社會革命廿年以上之經驗，華人自問猶係初學，遂不得不敬謹服從耳。

或謂鮑係自由行動，與墨斯哥無關。此種妄言，凡稍知蘇聯之組織者，即能辨之。鮑之關係，及其使命，自始即爲衆所共知，何嘗以爲秘密耶。

距今五年前，蘇聯（U. S. S. R.）（彼時猶稱爲蘇俄聯邦 R. S. F. S. R.）遣斯泰安諾維夫（Stoianovich）（斯氏今仍在滬）至廣東，勸孫中山任鮑羅廷爲顧問。彼時鮑正在墨斯哥賦閑，蓋適由匈國運動革命爲匈之汎繁黨所敗而回也。時孫中山並不知鮑爲何人，惟注重在